

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/ 第三辑

甘蔗林

韦孟驰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/ 第三辑

甘蔗林

韦孟驰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甘蔗林 / 韦孟驰著. —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2

(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5063-9256-3

I. ①甘… II. ①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4944 号

甘蔗林

作 者: 韦孟驰

责任编辑: 李亚梓

特约编辑: 谭 杰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 数: 188 千

印 张: 12.75

版 次: 2017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256-3

定 价: 3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一次远行	1
李壮的女人	7
六点钟来的女人	15
春风沉醉的晚上	20
叔叔的情人	26
甘蔗林	33
野弟弟	60
美女来到我们村	70
饥饿的童年	84
飞 鸟	94
铁路旅馆	108
我与小三	118
土司老汉	125
回 家	133
高 山	150
树 上	169
燃 烧	187

一次远行

“小荷回来了。”我妈对我说。我说：“她回来做什么？”我妈坐在木椅上，说她不知道。现在是七月，正值学校放假，大学生小学生都回来了，享受漫长的暑假。天气热得要命，我打上一碗白稀饭，加了点盐，这种天只有吃稀饭合适。“要不，你去找找她吧？和她聊聊。”我妈说。能聊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找小荷聊什么。我辞职回来已经好多天了，上班使我心情烦闷，天天都很压抑。当时我妈说，干得不开心，就辞工回来吧，有地有粮的，又饿不死我们。我真回来了。一个人轻松多了，也没有什么烦恼。每天和我妈在一起，挺好的。她总是闲不住，隔三岔五地要到地里去做农活。我平时看看书、睡觉、吃饭，和老妈聊天，真不想理会外面乱七八糟的世界。

小荷是个护士，卫生学校毕业的。按理说，她应该是那种时时刻刻都在忙的人，医院里病人那么多。以前我下班之后打电话给她，她总说，你怎么那么闲啊。我说下班了给你打个电话都不行？她说，行啊，可是你下班了，我还没下班呢。好像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，她心情都不在状态。后来，我就很少打电话给她了。她和我同龄。我妈的想法是，想让小荷当她的儿媳妇。为此，天黑的时候她去小荷家和小荷的父母说这件事，小荷的父母没意见，他们说只要小荷答应他们就答应。他们的意思是自由恋爱、自由婚姻。我妈回来，就怂恿我多和小荷联系。当时小荷还在外面当护士，没在家。我妈和她父母要了小荷的手机号码。当时，也快过年了，小荷很快就要回家过年了，我妈叫我加把劲。我不知道要对我妈说什么。我

和小荷是小学同班同学，也是初中同班同学。狭路相逢的时候，她总是一见我红着脸，我相信我见到她也会红脸，我是那种胆小的人，我感觉得到我脸红了。每次遇到她，我们都是红着脸，都挺不好意思的。这是她留给我的印象，后来上完初中，我去读了高中，她报了卫校，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。逢年过节，偶尔遇见，也是红着脸匆匆而过。我妈把小荷的手机号码给了我，叫我多联系小荷。深更半夜的时候，无聊我就打电话给她，她接我电话的时候，像没睡醒一样。打电话给她多了，她就质问我，到底想干什么，大半夜的给不给人睡觉了？！我说，可以睡觉，也可以谈恋爱吧？谁要和你谈恋爱？谁答应了？我说，你父母答应了，他们答应你嫁给我。什么时代了，还包办婚姻啊？他们答应你叫他们嫁给你，真的是！电话挂了。那是小荷心情不好的时候说的。后面打电话给她，她脾气温和多了。过年的时候，我要约她去县上玩，她说她还没有空，有空的时候再去吧。再之后打电话给她，她说她回去上班了，以后再见面吧。我能感觉得出，当时小荷一点也不想见我，她在找理由躲避我。也许她在外面有男朋友了，哪个女孩在外面没有男朋友呢？我一再追问小荷，小荷说，她真交了一个男朋友，现在处得挺好的，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。我再没联系小荷。我妈总是时不时叫我打电话给小荷，叫的次数多了，我就和她说，小荷有男朋友了！我不想去骚扰人家。有男朋友又怎样？又没结婚，公平竞争。我说不干。我妈说我笨，教都教不会。

“你去看看她吧，多和她聊天。”我知道我妈的用意。我上到二楼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给小荷发了一条短信，问，你在家吗？她回复说，在啊。我发短信给她，我去找你玩，可以吗？她说，过来吧。我拿起了背包，下楼，和我妈说：“我去见小荷。”我妈说：“去吧，有话好好说。”小荷的家在塘党屯，和我们屯相隔几座土坡。我知道她家，小学时候我常去姑妈家，她家就在姑妈家旁边。

我一路走去，路上时不时驰来一辆汽车。有的农民提着农具去劳动。放牛人牵着牛在地头吃草。我走进了塘党屯，走进里面七弯八绕的小巷，小巷里的屋子破败不堪。小荷家是一座二层式的砖墙瓦房。我在瓦房外面，给小荷发了短信，说我到她家外面了。我听到拖鞋拖地的声音，木门

吱呀一声开了，开门的是小荷，她披散着一头长发，穿着白色短裙，脚下穿一双白色的厚底拖鞋。“你来了。”小荷说。说话间她脸红了，我也红着脸说：“是啊，好久没见你了。”“是啊，好久不见。”她说。“你变漂亮了。”我说。小荷没接话。她说进屋里说话。她找来一把木椅，让我坐下，她也坐下来。“我们有很久没见面了吧？”她问我。我说：“是很久了，初中毕业后，就没怎么见面，大家都在忙。最近过得怎么样？”“就是那样。我听说你辞职了？”“是啊，太累了，就不想干了。”“那你想做什么？做什么不累啊？”“我也不知道我想干什么，还没想好。你现在回家，你们医院不是很忙吗？”“我辞职了。”“有什么打算？”“打算去远的地方找工作。”“那你男朋友呢？”“我们分手了。”“为什么呀？你提出的？”“是我提出的，他和一个比我小的姑娘好上了。”“不觉得可惜吗？”“可惜什么呀，人心都会变，不喜欢了就不喜欢了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别人背叛我。”“毕竟你们坚持了那么久。”“没有什么，都过去了。你想看电视吗？要不要打开电视看看？”小荷问我。我说：“别开电视，我平时都不怎么看电视。”“你还好吧？有女朋友了吗？”小荷问我。我说：“没有呢。”“你妈不是一直在帮你找吗？”“没有找到合适的，人家看不上我。”“原来这样。”“我挺烦的，所以想来看看你。”“我也挺烦的，也不知道去哪里好。”“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好，我突然想去南宁，逛一逛步行街。”“那好啊，今天去吧。”“今天去？”“今天去。”“你去过吗？”“我也没去过呢，我也想去。”“那去吧，你等我去换鞋，我们今天去南宁。”“你爸妈去哪了？不和他们说一声吗？”“他们去地里干活了，晚上我再打电话和他们说。”“这样也好。”

小荷换好鞋子，我们一起走出来。她拎着一个挎包。走出那些弯弯绕绕的小巷，走过青色的池塘，走过成片的稻田，我们走到马路边。我们在一丛竹林下等公交车，去县城，然后去南宁。“你想去南宁买什么？”我问小荷。小荷说：“随便逛逛。”等了许久的公交车后，公交车来了。我们招手拦车，车停下了。上车，车上的人很少，只有几个农民。

车到大化汽车站停了，我们下车去买票。我和小荷说：“你在这等我，我去买票。”小荷说：“我给你钱。”我说：“不要，我这里有。”我掏钱买

了两张去南宁的班车票。车子还要半个小时才开。我们坐在候车大厅里，没说什么话。候车大厅里，人来人往。有的小情侣在交头接耳说话。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怎么了，要和小荷去南宁。我们真想打发无聊的时间的话，可以在县城随便逛逛，有的是地方。能和小荷出去走走也好，比一个人待着强。我和小荷说：“你在这里等我。”她问我要去哪里。我指指车站里卖东西的摊点说：“我去买两瓶水。”我买了两瓶营养快线，给小荷，她说她还不渴，先放包里吧。我把两瓶营养快线放进背包里。不多久，我们就上了车。我和她的座位号是连号。小荷说车上的味道真难闻，也不开开空调。我说班车就这样，等一下空调就开了。

4 车子缓缓驶出了县城，进入高速公路后，它就像一匹野马。小荷说，我休息一下。她闭着眼睛，她的嘴巴很诱人，她穿着一件白色上衣，胸部丰满，我没敢多看。有时候，车子像蹦跳的马驹一样，小荷的头，侧向我，没靠在我的肩头，但她的发梢使我的脖子有点痒痒。我忍住了，没惊动她。有时候，她醒过来，把头直起来，渐渐地，她的头又歪下来。我侧着脸看过去，从她上衣领口看进去，我看见她半截丰满的乳房。车快到南宁的时候，小荷直起头，整理衣服。她的脸红扑扑的。她说：“南宁快到了吧？”我说：“快到了，前面就是出站口。”“我口渴。”她说。我拿营养快线给她，她打开瓶盖，小口地喝了一口，盖上，又把瓶子递给我，让我收好。

我们下车后，直接坐了去朝阳广场的公交车。车上人很挤，车里空气也很难闻。车子到达朝阳广场，我们才终于喘过气来。我们去了步行街，步行街上人来人往，都是年轻人，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。招揽生意的营业员在店门口喊着广告词。我陪着小荷，看了一家又一家，有的店面卖衣服，有的店面卖鞋子，有的店面卖黄金首饰，卖吃的的店面也有。逛了差不多半个小时，小荷问我累吗？我说不累。最后她只买了一套睡衣和一套内衣。我说：“我们先去吃碗粉好吗？肚子饿扁了。”她说：“那去吧，我要买的东西都买到了。”当时是下午一点钟。我们在步行街的小巷里，吃了粉。吃完后，我问小荷：“还要去哪里？”她说：“去青秀山公园吧。”

坐公交车到青秀山站，我们下车去买了两张门票。进了公园，各种奇

树古木，应有尽有。我们一路走着进去，先看花展，后来去爬了龙象塔，之后去状元泉喝山泉水，又去逛观音道场，再去看水月庵，看萧台，逛桃花岛。偌大的青秀山公园，走路占用了我们全部的时间，走得脚都酸了。有几次，我和小荷说：“我们出去吧，留着以后再去那些景点。”她说：“来了就看完。”我又坚持下来，我真想说青秀山太大了。我们走到景区出口时，落日已烧红了半边天。

景区外面找不到公交车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们走到英华柳沙路口，走到青山菜市，才看到去安吉站的公交车。我跟在小荷后面，心里想，如果现在我们回去，到大化县城估计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，当然我们还可以包一辆三马车回去。那时确实很晚了。我们上了车，半路上，小荷叫我下车。“我看还没到终点站呢。”我和小荷说。她说我们去中山路吃晚饭。我们穿进人车混杂的三岔路口，然后挤进人流里。我们在一个小炒摊旁坐下，小荷点了两碗炒粉和一盘炒螺。她问我要不要啤酒，我说不要了吧。她和服务员说要一瓶纯生。我们碰了杯，纯生啤酒有点苦味，我只喝了一小口，我看见小荷一口把酒干了，我只好又把杯里的酒喝完。小荷把酒满上，我们又干了一杯。她的脸微醺，她说：“你挺能喝的呀。”她又叫服务员，点了三瓶纯生，又点了十几串烧烤。我说：“别喝太多。”小荷不听。她说：“今晚不回去了，我给我爸发条短信。”她发完短信，又继续叫我喝酒。她喝得太多，站起来的时候，能感觉到她已经没了重心。我结了账，看着烂醉如泥的小荷，不知道怎么办，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背起她。她歪歪扭扭趴在我的背上，我就这样背着小荷走出中山路，挥手招来了一辆的士，去了建政路，司机说那边旅馆便宜点。我们住的宾馆是佳惠宾馆，还好是二楼，把小荷背上楼还算容易。交了押金，开房用的是我的身份证，宾馆的老板见小荷醉成那样，也没叫我找小荷的身份证给她看。我把小荷放在床上，帮她脱去鞋袜，拉直了她的双脚。回来的路上，她还有点知觉，躺在床上她渐渐睡着了。

那天晚上我没有动小荷，当时我还在她床前纠结了许久，我甚至跑到外面的药店想买一盒杜蕾斯，可是后来我打消了心里的阴暗想法，忍住没买。我和宾馆老板提出再开一个房间。那晚我的想法很复杂，我不想面对

自己，很快我就睡了过去。第二天，阳光把我照醒了。我想到小荷，我去看她，她是被我的敲门声惊醒的。她给我开了门，一脸蒙眬，这才是她自然的样子。她整了整衣衫，说：“昨晚我喝多了。”她的样子有点羞涩。我说：“没事。”我给她房间的钥匙，叫她先刷牙洗脸，我也要回去刷牙洗脸。我们九点多钟退了房。我们在粉店吃早餐，各要了一碗老友粉。店里有许多赶路的人，他们提着包，吃早餐也是风卷残云，我猜他们是要出去坐火车的。这里临近火车站，远行的人都要在这里落脚。早上的老友粉填充了我们的肚子，肚子里充满了酸辣汤。

吃完粉，我们去坐公交，前往安吉站。大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等公交车的人也寥寥无几。公交车姗姗而来，车门打开了，我帮小荷投了币。投币的时候我和司机说，两个人。小荷紧随在我后面。公交车启动了，这是一个灰色的城市，我突然有这样的想法，此刻它的绿树全然和我无关了。安吉车站，人也少。我们买票、候车，候车的过程漫长，我们没有说什么话。时间像流水，也像留久了的蛋糕一样。最终我们上了车，回大化的乘客少之又少。窗外是连片的芭蕉林，我喜欢芭蕉林，我当时想的是芭蕉林下会不会有密室，在里面生活的是与世隔绝的能人或异士。车辆很快到达了大化车站，我和小荷说去吃点东西吧。她说肚子不饿。我们直接坐上3路公交车，回家。

半路，我们下车，因为龙马村到了。我们在岔路口分的手。小荷说：“那你回去吧。”我心里想说的是，小荷，以后我们还可以约出去玩吗？以后我们还能不能见面？我不敢说出口，小荷轻快地走远了，而我还有话没说。

李壮的女人

李壮打电话给我，让我感到十分意外。五年前，他打了我一个耳光，从那时起我们再没当对方是兄弟。他要是我兄弟，他就不会给我一个耳光。我对他说，李壮，你听好，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是兄弟了。李壮给我一个耳光给得理直气壮，好像道理都在他那边。我们再也不是那种打架过后还能微笑的少年，我们长大了。有些东西，一定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何况当时我觉得蒙受了奇耻大辱。李壮说我动了他的女朋友。他诬陷我摸了刘小雨的胸。我说：“你听谁说的？”他说：“还能有谁，小雨说的。”刘小雨对他说，我在送她回家的路上，摸了她的胸。天大的冤枉，我和李壮说：“我没有！我怎会干那样的事！”“做了就要认，你不知道朋友妻不可欺吗？”当时李壮和刘小雨还没领证结婚，可是他们早就同居了。我不知道刘小雨为什么会诬陷我。我极力辩解，李壮不相信我说的。我说我们以后再也不是朋友，李壮说不是就不是。

再后来李壮和刘小雨没有去领证结婚，刘小雨也没有怀孕。李壮和我小学没毕业，就出来混社会了，当时我们极度厌学。在学校时，我们就喜欢和别人打架，和别人结点梁子。混社会后，没钱花，才开始和村上的老大哥们去县城做建筑小工，每天搅拌水泥、搬砖、端水泥。这样艰苦的生活，锻炼的不是我们的意志，而是我们的肌肉。我们周身都是肌肉，我们属于“穿衣显瘦、脱衣有肉”的那一类。傍晚在水潭集体洗澡时，要是有什么小孩恃强凌弱，我们就把他拉过来，问他想不想吃鸡巴毛。然后那小孩就变得温驯了。我们身上到处散发着浓烈的荷尔蒙气味。

和刘小雨的相遇，是在一个清晨。当时，工地上的活儿已经告一段落，我们无所事事，晚上就去网吧通宵上网。第二天早上，出来吃早餐的时候，就看见了刘小雨。我们注意她很久了。她从网吧出来，我们也从网吧出来；她去粉店吃粉，我们也去粉店吃粉；她离开，我们也离开。我们拦住了她，李壮说：“嗨，美女，交个朋友吧。”刘小雨不屑一顾，起步要走。李壮再拦：“考虑考虑吧。”“你算老几啊？”我问李壮，为什么不拦住她。李壮说她斜了他一眼，好像生气了。

后来因为见面多了，李壮经常为刘小雨付网费、付粉钱，还经常请刘小雨吃夜宵。一来二去，刘小雨就成了李壮的女朋友，经常出入李壮的家，和李壮同居。刘小雨和我们年龄相仿，人不算高，胸部有肉，那叫乳房，不大也不小。人长得还算清秀。她刚开始时，网瘾比我们重，后来渐渐地不喜欢上网了。她家是单亲家庭，自小不知道妈妈长什么样，她和爸爸一起生活，很早就辍学了。她爸爸在农贸市场经营一个水果摊，日子过得很清贫。

我挺羡慕李壮的，因为他有一个女朋友。刘小雨还不是李壮的女朋友前，我曾犯过一回傻。李壮不在场的时候，我偷偷问刘小雨：“你是不是李壮的女朋友？”她说不是。我一定是傻了，问了第二个问题：“那做我女朋友好不好？”刘小雨脸部绯红，她把脸转到一边。当我看到她在李壮家睡觉，我才打消那个可怕的念头。

但我不明白，刘小雨为什么对李壮撒谎，说我摸她的胸。那时我们骑摩托车一起去喝喜酒，李壮在酒席上和别人斗酒，断片了。他说：“今晚我醉了不能骑摩托车回去了，你帮我搭刘小雨回去吧。”没想到，第二天下午，李壮就给我一记响亮的耳光，说我摸了刘小雨的胸。

和李壮一刀两断后，我来南宁和熟人一起进了工厂，李壮还在大化县做建筑。

没想到李壮会主动打破我们之间的僵局，他打电话给我，第一句话就说：“兄弟在外面还好吗？”我说：“还行。”他对我说，刘小雨想来南宁找工作，问我能不能去安吉车站接刘小雨，帮她找一个便宜点的出租房，要是想办法的话，再帮她找一个工作。我说：“我可以去接，帮找房子，

可是工作的事帮不上忙。”李壮说：“那没事，谢谢兄弟了。”我问他刘小雨什么时候来南宁。他说：“明天我送她去大化汽车站。”我说：“那明天我去接她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不用。”

生疏久了，我不知道要和李壮聊点什么，就找了一个借口把电话挂断了。

去接刘小雨的那天是礼拜六，一大早我就骑摩托车去安吉站，在候车大厅坐着等她。她到的时候拨打了我的电话。她问我到了吗，在哪里等我？我叫她在车站门口等我。在车站门口，我见到了刘小雨，她胸部看起来比以前丰满了。她只带来一个拉杆箱。我把拉杆箱绑在摩托车后座上，然后叫刘小雨上车。她说：“这样能坐下吗？”我说：“能的，坐上来吧。”我问刘小雨：“坐好了吗？扶好了吗？”她说不知道扶哪里。我说：“腰和肩膀都行。”最后刘小雨抓了我的衣服，说可以走了。

在路上，我问刘小雨：“打算找什么工作？”她说：“不知道呢。”我问她：“李壮放心让你一个人来南宁啊？”她说：“我的事他管不了。”

我把刘小雨带到我的出租屋，让她先把东西放在我的屋里。她看着我说：“我可不能和你住在一起。”我说：“东西先放我这，等一下带你去租房子。”她才把东西放下来。我问她：“如果我住的这幢楼有房子出租，你租吗？还是租另外一幢？这幢便宜点，其他地方租金怎么样，要去看了才知道。”刘小雨说：“这幢楼有房子的话就租这里。”我说：“那好，我打电话问房东。”房东说，六楼有一间房子，通风采光挺好。我说请他过来打开房间看房，合适的话，我朋友就租下了。

房东踩着一辆三轮助力车到了，手拿一长串钥匙，上楼为我们开了房门。我看了一下说：“比五楼通风采光好，小雨你看满意吗？”刘小雨打开房间的灯和卫生间的灯，又打开了玻璃窗，看了看外面。我问她：“租吗？”她问我：“月租多少？”我说：“三百。水三点五元一吨，电一点二元一度，卫生费五元。”她说：“那租吧。”

房东说要交两百元押金，总共五百元。刘小雨掏钱给房东，房东给了

她大门钥匙、房间钥匙和一张收据。

我帮刘小雨把拉杆箱提到了房间。我对刘小雨说：“房子帮你租到了，等一下你自己收拾收拾，工作的事得靠你自己了。”刘小雨说：“谢谢。”我说，不用。刘小雨刚来南宁，许多生活日用品都需要买，比如席子、棉被、锅碗瓢盆等。我跟刘小雨说：“需要买生活日用品，就去楼下小榕树那里买，那里右手边有一个小超市，大超市在新民七星路口，菜市是纬武菜市，小巷口那里也可以买菜买肉。”

“你不帮我吗？”刘小雨看着我，样子有点幽怨。她这样看我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我说：“帮你什么？”她说：“帮我买一个床。”我看着房东事先预备的弹簧床，我说：“这个床不行吗？”我一坐上去，屁股深深陷了进去。“看到了吧，我不喜欢别人睡过的床。我给你钱，你帮我买。”“你要买什么床？”“木床，一米五乘以两米的。”我说：“好啊。”还好之前逛家具店时，店老板给我留的手机号码还在，我打电话过去，和店老板订了一张一米五乘以两米的木床，并叫他们送过来。刘小雨给我一张百元的钞票，我问她给钱做什么。她说帮她去楼下买一个水桶、一个口盅、一把牙刷、一块毛巾、一块香皂、一袋洗衣粉、一瓶洗发水、一面镜子、一把梳子、一个瓷碗、一双筷子，枕头、棉被、压力锅、电磁炉晚上再带她去超市买。我说：“那你干什么？”她说：“我搞卫生啊。”刘小雨又是刷卫生间，又是抹墙壁，又是拖地板。我说：“东西太多了，你把要买东西写在一张单子上吧。”刘小雨把要买东西写在单子上，然后给我下楼去买。

家具店很快送来了拆装的木床，我一点一点把床部件搬上楼，然后帮刘小雨组装木床。木床安装完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，刘小雨说请我去吃老友粉。走到楼下，我让刘小雨先走。她停下来，叫我先走。我说：“不是你请我吗？你请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”刘小雨说：“想吃就别折腾了。”我问她去最贵的粉店还是最便宜的。她说：“当然是最便宜的。”吃粉回来，我说：“你午休一下吧。”刘小雨说：“你也午休吧。”我说：“午休起来我请你出去吃晚饭。”

傍晚五点半，我上到六楼找刘小雨，敲了好久的门，刘小雨没应，往

里面喊她，她也没应。她突然出现在我身后，吓我一跳。我问她去哪里了。她说下楼去买了这些，她买了拖把、凳子和衣架。

我说：“把东西放好，我们下去吃饭。”

晚饭是在“锅锅旺”吃的，我们点了两份一样的快餐。刘小雨把肉菜都夹到我碗里来。我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吃，不好吃吗？”她说：“吃不了那么多。”我说：“你吃这么少，太好养了。”

吃完晚饭，我们走过中山路美食街，去了沃尔玛超市。在超市里，刘小雨买了电压力锅、电磁炉、棉被和枕头。我一手提着电压力锅，一手提着电磁炉。刘小雨一手提着棉被，一手抱着枕头。我们好不容易才回到出租房。提这几件东西，使我周身冒汗。路有点远。“谢谢赵明。”刘小雨看着我说。我说：“没事，别客气。”

我没有想到刘小雨会请我喝酒，当时我在六堂哥家。六堂哥打电话给我，问我为什么不联系他了。我说最近挺忙的。六堂哥说：“那晚上过来吃个饭吧。”我说：“没空呢。”六堂哥说：“别说太多，晚上过来。”我似乎没有让人信服的借口。在六堂哥的出租房里，我们吃完了晚饭，正聊天呢，刘小雨来了电话，叫我去喝酒。我问她在哪里，她说在中山路。我说不去了。刘小雨说，来吧，等一下我喝醉了没人照顾怎么办？我叫她别喝太多。她说：“我等你，快点来。”接完电话，我走进屋里，和六堂哥说我那边有个朋友找我喝酒，我得过去了。六堂哥二话没说，说你去吧。

夜里的南宁，灯火辉煌，绿树成荫的街道上，灯光独自绽放。穿过人山人海的五岔路口，走进汹涌的人群，我打电话给刘小雨，问她在哪儿。她说：“你一直往里面走。”我走进去，看见刘小雨向我招手。是她一个人。我问她：“就你一个人啊？”她说：“一个人不行吗？”她给我倒了一杯啤酒，推到我面前，要和我碰杯。我和她碰了一杯。“我在南宁这里没有朋友。”刘小雨说。她又倒酒，我对她说：“不要喝太多了。”她说：“啤酒没事，来，干一个。”我对她说：“喝醉了怎么办？”刘小雨说：“放心吧，喝不醉，醉了有你呢。”我叫她别喝太多，还是和她碰了一杯。刘小雨一饮而尽。她好像喝得有些多了，刚来的时候，我以为她还清醒呢，看来她一个人时没少喝。“来，再干，这次你一定要喝完。”刘小雨说话

有些飘，等我喝完那杯酒，她已经趴在桌上不省人事了。我就知道她会这样。我举手招来了服务员，问她：“我们这桌还没给钱吗？”那个服务员说：“等一下。”她去服务台查了一下，拿来一张手写的订菜单，说没有付。我问她总共多少。付账后，我背着刘小雨回出租房。刘小雨虽是那种光有架子、体重不怎么沉的人，但背到她屋里，也累得我一身汗。我把她放倒在床上，她呼呼大睡。我劝自己说，她自己一个人睡了应该没事吧？可心里想到的是，别人曾说，不能让烂醉如泥的人自己睡觉，因为怕他们半夜呕吐，呕吐物会堵住他们的喉咙导致窒息。那一夜，我坐在凳子上，靠着墙，守了刘小雨一夜。半夜醒来时，不放心，我用手指试探刘小雨的鼻息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刘小雨还在呼呼大睡，我趁她没醒，返回了自己的屋里。

第二天，刘小雨去沃尔玛超市面试，得到了一份收银员的工作，我挺为她高兴的。沃尔玛是个大超市，工作环境好，待遇比其他超市高。那天傍晚，她突然来敲我的门，叫我上去和她吃饭，庆祝她找到工作了。她说买了很多肉排。我没想到刘小雨还买了两瓶啤酒。打好饭，倒了酒，刘小雨说：“昨晚出洋相了，让你见笑了。”刘小雨举着酒杯，我和她碰了一个。我说：“祝贺你这么快就找到了工作。”我们又碰了一杯。刘小雨说：“今晚不要光喝酒，应该多吃肉。买了这么多排骨，不吃就浪费了。”她夹了一块肉排给我。我吃了一块，说：“你手艺不错啊，排骨做得这么好吃。”

因为不能做一个只会吃饭的人，吃完饭，我打算帮刘小雨收拾碗筷，可是刘小雨叫我坐着，等一下陪她出去散步。我不好意思拒绝，看着她收拾这收拾那。我们悠哉游哉地走出城中村，来到外面马路上，在绿树底下散步，累了，就在横椅上坐着聊天。马路上车来车往。我们在巷子口买了两杯甜品，然后去看了一场电影，是美国大片。电影看得无滋无味，刘小雨却在中途握住了我的手。

看完电影，我们随着人流出来。我们一路上手拉着手，一起走上漆黑的回旋楼梯。刘小雨把我拉进她的房间。一关上门，刘小雨就环抱我的脖子亲我，我回应着她，她把舌头伸进我嘴里，我把舌头伸进她嘴里。我左

手搂着她，右手从胸部伸进她的衣服里。那是两个饱满的乳房，柔软，令人激动，她的乳头小小的。刘小雨细小的手突然伸进我那里，一股电流传遍了我全身。我们躺在她的新床上。我用我的身体压着她。刘小雨脱了我的长裤、短裤，我脱了她的长裤、短裤。那晚，我们一共做了两次，做得精疲力竭、声嘶力竭。

那晚刘小雨问我：“你是第一次吗？”我说：“是。”“我不信。”“那要怎样你才信？”“你们男的都说自己是第一次。”“我都说了我是第一次，我没和别的女人做过，用人格担保。”我摸了摸刘小雨的两个乳房。“那这样说，是我赚到了？”我说：“我把第一次给你，我不后悔。”刘小雨把头蹭进我的颈窝里。我说：“你挺好的。”刘小雨抬起她胸前的乳房，指着它，我摸着它，它真柔软。刘小雨问我：“它大吗？”“大。”“它只有C罩杯。”刘小雨叫我别摸了，摸大了就不好看了。“就要摸。”刘小雨双手捂着两边，我就摸她下面。那是一个美得不能再美的夜晚。天空是那样静谧，空气是那样清新。

早上，我们走路去上班。刘小雨走在前面，我走在后面。在那个分岔的路口，刘小雨有时会说，晚上煮她一份饭。吃完饭后，我们在一起看电视。刘小雨要是不老实了，对我动手动脚，我就知道她要给我传递某种讯号了。我们来回做了许多次，有时候，我突然想起李壮，觉得挺对不起他的。刘小雨的左手拨弄我的老二。我问她：“有意思吗？”她说：“有意思啊。你看它多好，能屈能伸。”“小雨，别闹了。”“干吗啊？”刘小雨把头埋进我怀里。“你和李壮为什么不结婚？”“不告诉你。”“那我们这样，你不觉得对不起他吗？”“没有对不起。”刘小雨又把我的老二撮得直挺挺的，我翻身骑在刘小雨身上，抓着她的两个乳房，下半身使劲抽插，刘小雨哭天喊地。

我妈打电话和我说，白天她在山外面马路边的土地上锄草，突然听到马路上有鞭炮声响起，她走过去，看见一辆面包车后门开着，李德从后门下来，走到车前开车走了。后来她回到山里，村人都说李壮得癌症死了，他在山外面的路上断了气。三十岁不到，就得了癌症，这社会，我妈说。李德是李壮他哥，跑运输的。我妈说：“你方便就请个假，要是不方便就